北史

K204
718

北史

唐 李延壽 撰

第 五 册

卷二六至卷四四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北史卷三十六

列傳第二十四

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胄 端從子濬 辯孫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孝通子道衡

聰弟子善 善弟愼 薛寘 薛憕

薛辯字允白，河東汾陰人也。曾祖興，晉尚書右僕射、冀州刺史、安邑公，謚曰莊。祖濤襲爵，位梁州刺史，謚曰忠惠。京都傾覆，皆以義烈著聞。

父强，字威明，幼有大志，懷軍國籌略。與北海王猛，同志友善。及桓溫入關中，猛以巾褐謁之。溫曰：「江東無卿比也，秦國定多奇士，如生輩尚有幾人？吾欲與之俱南。」猛曰：「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，友人薛威明其人也。」溫曰：「聞之久矣。」方致朝命。强聞之，自商山來謁，與猛皆署軍謀祭酒。强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，乃勸猛止。俄而溫敗。及苻堅立，猛見委任。其平陽公融爲書，將以車馬聘强，猛以爲不可屈，乃止。及堅如河東伐張平，自與

數百騎馳至强壘下，求與相見。强使主簿責之，因慷慨宣言曰：「此城終無生降之臣，但有死節之將耳。」堅諸將請攻之，堅曰：「須吾平晉，自當面縛。捨之以勸事君者。」後堅伐晉，軍敗，强遂總宗室强兵，威振河輔，破慕容永於陳川。姚興聞而憚之，遣使重加禮命，徵拜右光祿大夫、七兵尚書，封馮翊郡公，轉左戶尚書。年九十八，卒。贈輔國大將軍、司徒公，諡曰宣。

辯幼而儁爽，俶儻多大略，由是豪傑多歸慕之。强卒，復襲統其營。仕姚興，歷太子中庶子、河北太守。辯知姚氏運衰，遂棄歸家保鄉邑。及晉將劉裕平姚泓，卽署相國掾。尋除平陽太守，委以北道鎮捍。及長安失守，辯遂歸魏。仍立功於河際，位平西將軍、東雍州刺史，賜爵汾陰侯。其年詣闕，明元深加器重，明年方得旋鎮。帝謂之曰：「朕委卿西蕃，志在關右，卿宜克終良算，與朕爲長安主人。」辯旣還任，務農教戰，恒以數千之衆，摧抗赫連氏。帝甚褒奬之。又除幷州刺史，徵授大羽眞。泰常七年，卒於官。帝以所圖未遂，深悼惜之。贈幷、雍二州刺史。

子謹，字法順。容貌魁偉，高才博學。隨劉裕度江，位府記室參軍。〔一〕辯將歸魏，密報謹，謹遂亦來奔。授河東太守，後襲爵汾陰侯。始光三年，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，禽其

東平公乙兜，剋蒲坂。遂以新舊百姓幷爲一郡，除平西將軍，復爲太守。神麚三年，除使持節、秦州刺史。山胡白龍憑險作逆，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爲都將，討平之，封涪陵郡公。太延初，征吐沒骨，平之。謹自郡遷州，威恩兼被，風化大行。時兵荒之後，儒雅道息，謹命立庠序，教以詩書，三農之暇，悉令受業，躬巡邑里，親加考試，河汾之地，儒道更興。

眞君元年，徵授內都坐大官，輔政。深見賞重，每訪以政道，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。後從駕北討，與中山王辰等後期，見殺。尋贈鎭西將軍、秦雍二州刺史，謚曰元公。

長子初古拔，一曰車轂拔，本名洪祚，太武賜名焉。沈毅有器識，弱冠，司徒崔浩見而奇之。眞君中，蓋吳擾動關右，薛永宗屯據河側，太武親討之。詔拔糾合宗鄉，壁於河際，斷二寇往來之路。事平，除中散，賜爵永康侯。太武南討，以拔爲都將，從駕臨江而還。又共陸眞討反氐仇儛檀、强兗生，平之。

皇興三年，除散騎常侍，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其年，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，敕拔詣彭城勞迎，除南豫州刺史。延興二年，除鎭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，進爵平陽公。三年，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、南平太守許含等，以善政徵詣京師。獻文親自勞勉，復令還州。太和六年，改爵河東公。卒，贈左光祿大夫，謚曰康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長子胤，字寧宗。少有父風。弱冠，拜中散。襲爵鎮西大將軍、河東公，除懸瓠鎮將。尋授持節、義陽道都將。後除立忠將軍、河北太守。郡帶山河，俗多盜賊。有韓、馬兩姓各二千餘家，恃强憑險，最爲狡害，劫掠道路，侵暴鄉閭。胤至郡，卽收其姦魁二十餘人，一時戮之。於是羣盜懾氣，郡中清肅。卒於郡，謚曰敬。

子裔，字豫孫，襲爵。性豪爽，盛營園宅，賓客聲伎，以恣嬉游。卒於洛州刺史。子孝紳襲爵，位太中大夫。孝紳立行險薄，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，死。後贈華州刺史。

拔弟洪隆，字菩提，位河東太守。

長子驎駒，好讀書，舉秀才，除中書博士。齊使至，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。卒，贈河東太守，謚曰宣。始拔尚西河主，有賜田在馮翊，驎駒徙居之，遂家於馮翊之夏陽。

長子慶之，字慶集。頗有學業，閑解儿案，位廷尉丞。廷尉寺鄰北城，曾夏日寺傍得一狐，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，或以城狐狡害，宜速殺之；或以長育之月，宜待秋分。二卿裴延儁、袁翻，互有同異。雖曰戲謔，詞義可觀，事傳於世。後兼左丞，爲幷、肆行臺，賜爵龍丘子，行滄州刺史。爲葛榮攻圍，城陷，尋患，卒，贈華州刺史。

慶之弟英集，性通率。隨舅李崇在揚州，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、通直散騎常侍，卒。英

集子端。

端字仁直，本名沙陁。有志操，遭父憂，居喪合禮。與弟裕勵精篤學，不交人事。年十七，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，賜爵汾陰男。〔一〕端以天下擾亂，遂棄官歸鄉里。

魏孝武西遷，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，引端同行。崇禮尋失守，降東魏。東魏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度，據楊氏壁。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，〔二〕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。方欲濟河，會日暮，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。脩義亦遣騎追，端且戰且馳，遂入石城柵，得免。柵中先有百家，端與幷力固守。貴等數來慰喻，知端無降意，遂拔還河東。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、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。端率其屬，幷招喻村人，多設奇兵以臨之。懿等疑有大軍，便東遁，赴船溺死者數千人。端收其器械，復還楊氏壁。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。降書勞問，徵端赴闕，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。

從禽獫泰，復弘農，戰沙苑，並有功，進爵爲伯。後改封文城縣伯，〔三〕累遷吏部郎中。端性强直，每有奏請，不避權貴。周文嘉之，故賜名端，欲令名質相副。自居選曹，先盡賢能，雖貴游子弟，才劣行薄者，未嘗升擢之。每啓周文云：「設官分職，本康時務，苟非其人，不如曠職。」周文深然之。大統十六年，大軍東討，〔四〕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，妙簡英僚，數

日不定。周文謂弼曰：「爲公思得一長史，無過薛端。」弼對曰：「眞才也。」乃遣之。轉尚書右丞，仍掌選事。

梁主蕭詧曾獻馬瑙鍾，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：「能擲搏蒲頭得盧者，便與鍾。」已經數人不得。頃至端，乃執搏蒲頭而言曰：〔六〕「非爲此鍾可貴，但思露其誠耳。」便擲之，五子皆黑。文帝大悅，卽以賜之。

魏帝廢，近臣有勸文帝踐極，文帝召端告之。端以爲三方未一，遽正名號，示天下以不廣。請待龕翦僭僞，然後俯順樂推。文帝撫端背曰：「成我者卿也。卿心旣與我同，身豈與我異。」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。進授吏部尚書，賜姓宇文氏。端久處選曹，雅有人倫之鑒，其所擢用，咸得其才。六官建，拜軍司馬，加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爲侯。

周孝閔帝踐阼，再遷尸部中大夫，進爵爲公。晉公護將廢帝，召羣臣議之。端頗具同異，護不悅，出爲蔡州刺史。爲政寬惠，人吏愛之。轉基州刺史。基州地接梁、陳，事藉鎭撫，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。蔡州父老訴榮，請留端者千餘人。至基州未幾，卒。遺誡薄葬，府州贈遺，勿有所受。贈本官，加大將軍，進封文城郡公，諡曰質。子胄嗣。

胄字紹玄，少聰明，每覽異書，便曉其義。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，輒以意辯之，諸儒莫不稱善。性慷慨，志立功名。周明帝時，襲爵文城郡公。累遷上儀同，尋拜司金大夫，後加開府。

隋文帝受禪，三遷爲兗州刺史。到官，繫囚數百，胄剖斷旬日便了，囹圄空虛。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，將之官。胄遇諸塗，察其有異，將留詰之。司馬王君馥固諫，乃聽詣郡。既而悔之，卽遣主簿追道力。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，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。比至秩滿，公私不悟。俱羅遂語君馥曰：「向道力經賜代爲郡，使君豈容疑之。」君馥以俱羅所陳，又固請胄。胄呵，君馥乃止。遂收之，道力懼而引僞。其發姦擿伏，皆此類也。時人謂爲神明。先是，兗州城東沂、泗二水合而南流，汎濫大澤中。胄遂積石堰之，決令西注，陂澤盡爲良田，又通轉運，利盡淮海，百姓賴之，號爲薛公豐兗渠。

胄以天下太平，遂遣博士登泰山觀古迹，撰封禪圖及儀上之。帝謙讓不許。轉鄜州刺史，有惠政。徵拜衞尉卿，轉大理卿，持法寬平，名爲稱職。遷刑部尚書。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疏忌，及王世積誅，熲事與相連，上因此欲成熲罪。胄明雪之，正議其獄。由是忤旨，械繫之，久而得免。檢校相州事，甚有能名。

漢王諒作亂幷州，遣其將綦良東略地，攻逼慈州。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，胄畏諒兵鋒，

不敢拒。良又引兵攻胄，胄欲以計却之，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：「天下事未可知。胄爲人臣，去就須得其所，何遽相攻也？」良乃釋去，進圍黎陽。及良爲史祥所攻，棄軍歸胄。朝廷以胄懷貳心，鎖詣大理。相州吏人素懷其恩，詣闕理胄者百餘人。胄竟坐除名，配防嶺南，道卒。子筠、獻知名。

端弟裕，字仁友。少以孝悌聞於州里。弱冠，丞相參軍事。時京兆韋夐志安放逸，不干世務。裕慕其恬靜，數載酒肴候之，談宴終日。夐遂以從孫女妻之。裕嘗謂親友曰：「大丈夫當聖明之運，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，雖復栖遑，徒爲勞苦耳。至如韋居士，退不丘壑，進不市朝，怡然守道，榮辱弗及，何其樂也。」

裕曾宿宴于夐之廬，後庭有井，裕夜出戶，若有人欲牽其手，裕便却行，遂落井。同坐共出之，因勸裕酒曰：「向慮卿不測憂，幸得無他，宜盡此爵。」裕曰：「墜井蓋小小耳，方當逾於此也。」人問其故，裕曰：「近夢，恐有兩楹之憂。」尋卒，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。周文傷惜之，追贈洛州刺史。

胄從祖弟濬，字道賾。父琰，周渭南太守。濬少孤，養母以孝聞。幼好學，有志行。周

天和中，襲爵虞城侯，位新豐令。隋開皇中，歷尚書虞部、考功侍郎。帝聞潛事母孝，以其母老，賜輿服几杖，四時珍味，當世榮之。後其母疾病，潛貌甚憂瘁，親故弗之識。暨丁母艱，詔鴻臚監護喪事，歸葬夏陽。時隆冬極寒，潛衰絰徒跣，冒犯霜雪，自京及鄉，五百餘里，足凍墮指，創血流離，朝野爲之傷痛。州里賵助，一無所受。尋起令視事，上見其毀瘠過甚，爲之改容，顧羣臣曰：「吾見薛潛哀毀，不覺悲感傷懷。」嗟異久之。

潛竟不勝喪，病且卒。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，在揚州。潛遺書於謨曰：

吾以不造，幼丁艱酷，窮游約處，屢絕簞瓢。晚生早孤，不聞詩禮。賴奉先人貽厥之訓，獲稟母氏聖善之規。負笈裹糧，不憚艱遠，從師就業，欲罷不能。砥行礪心，困而彌篤，服膺教義，爰至長成。自釋耒登朝，于茲二十三年矣。雖官非聞達，而祿喜逮親，庶保期頤，得終色養。何圖精誠無感，禍酷薦臻，兄弟俱被奪情，苫廬靡申哀訴，是用叩心泣血，賣氣摧魂者也。既而創鉅靈深，不勝荼毒，啓手啓足，幸及全歸。使夫死而有知，得從先人於地下矣，豈非至願哉？但念爾伶俜孤宦，遠在邊服，顧此悢悢，如何可言！適已有書，冀得與汝面訣，忍死待汝，已歷一旬。汝既未來，便成今古，緬然永別，爲恨何言！勉之哉！勉之哉！

書成而絕。有司以聞，文帝爲之屑涕，降使齎册書弔祭。潛性清儉，死日家無遺財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潛初爲兒時，與宗中兒戲澗濱，見一黃蛇，有角及足。召羣童共視，了無見者。以爲不祥，歸大憂悴。母問之，以實對。時有胡僧詣宅乞食，母以告之。僧曰：「此兒之吉應。且此兒早有名位，然壽不過六七耳。」言終而出，忽然不見。後終於四十二，六七之言驗矣。

子乾福，武安郡司倉書佐。

洪隆弟湖，字破胡。少有節操，篤志於學，專精講習，不干時務，與物無競，好以德義服人。或有兄弟忿鬩，鄰里爭訟者，恐湖聞之，皆內自改悔。鄉閭化其風教，咸以敬讓爲先。三召州都，再辟主簿，州將傾心致禮，並不獲已而應之。爲本州中從事、別駕，除河東太守。兄弟並爲本郡，當世榮之。復受詔爲仇池都將。後罷郡，終於家。有八子，長子聰知名。

聰字延智。方正有理識，善自標致，不妄游處。雖在閨室，終日矜莊，見者莫不懍然加敬。博覽墳籍，精力過人，至於前言往行，多所究悉。詞辯占對，尤是所長。遭父憂，廬於墓側，哭泣之聲，酸感行路。友于篤睦，而家教甚嚴，諸弟雖昏宦，恒不免杖罰，對之肅如也。未弱冠，州辟主簿。

太和十五年，釋褐著作佐郎。于時，孝文留心氏族，正定官品，士大夫解巾，優者不過

奉朝請，聰起家便佐著作，時論美之。後遷書侍御史，凡所彈劾，不避强禦，孝文或欲寬貸者，聰輒爭之。帝每云：「朕見薛聰，不能不憚，何況諸人也？」自是貴戚斂手。累遷直閤將軍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，直閤如故。

聰深爲孝文所知，外以德器遇之，內以心膂爲寄。親衞禁兵，委總管領，〔七〕故終太和之世，恒帶直閤將軍。羣臣罷朝之後，聰恒陪侍帷幄，言兼晝夜，時政得失，預以謀謨，動輒匡諫，事多聽允，而重厚沈密，外莫窺其際。帝欲進以名位，輒苦讓不受。帝亦雅相體悉，謂之曰：「卿天爵自高，固非人爵之所榮也。」又除羽林監。

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，戲謂聰曰：「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，定是蜀人不？」聰對曰：「臣遠祖廣德，世仕漢朝，時人呼爲漢。臣九世祖永，隨劉備入蜀，時人呼爲蜀。臣今事陛下，是虜非蜀也。」帝撫掌笑曰：「卿幸可自明非蜀，何乃遂復苦朕。」聰因投戟而出。帝曰：「薛監醉耳。」其見知如此。

二十三年，從駕南征，兼御史中尉。及宣武卽位，除都督、齊州刺史，政存簡靜。卒於州，吏人追思，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。贈征虜將軍、華州刺史，謚曰簡懿侯。魏前二年，重贈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延州刺史。子孝通最知名。

孝通字士達。博學有儁才，蕭寶夤征關中，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，禮遇甚隆。及寶夤將有異志，孝通悟其萌，託以拜掃求歸，乃見許。同僚咸怪，止之，但笑而不答，遽還鄉里。寶夤後果逆命。

北海王元顥入洛，宗人薛永宗、脩義等又聚徒作亂，欲以應之。孝通與所親計曰：「北海乘虛遠入，吳兵不能久住，事必無成。今若與永宗等同舉，滅族道也。」乃率其近親，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。及寶夤平定，元顥退走，預其事者咸罹禍，唯同孝通者皆免。事寧，入洛，除員外散騎侍郎。尒朱天光鎮關右，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，深見任遇。關中平定，預有其力，以功賜爵汾陰侯。

莊帝既幽崩，元曄地又疏遠，更議主社稷。孝通以廣陵王恭，高祖猶子，又在茂親，夙有令望。不言多載，理必陽瘖。奉以爲主，天人允叶。世隆等並以爲疑。孝通密贊天光察之。廣陵王曰：「天何言哉？」於是定册，卽節閔帝也。以首創大議，拜銀青光祿大夫、散騎常侍，兼中書舍人，封藍田縣子。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戀，又言己有侯爵，請轉授兄息子舒。節閔覽啓傷感，以侯爵旣重，不容轉授，乃下詔褒美。特贈景戀撫軍、北雍州刺史。

孝通尋遷中書郎，深爲節閔所知重。普泰二年正月乙酉，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，帝因與元曌及孝通等宴，兼奏絃管，命翽吹笛，帝亦親以和之。因使元曌等嘲，以酒爲韻。孝通

曰：「既逢堯舜君，願上萬年壽。」帝曰：「平生好玄默，慚爲萬國首。」帝曰：「卿所謂壽，豈容徒然！」便命酌酒賜孝通，仍命更嘲，不得中絕。孝通卽豎忠爲韻。帝曰：「卿不忘忠臣之心。」翽曰：「聖主臨萬機，享世永無窮。」孝通曰：「豈唯被草木，方亦及昆蟲。」翌曰：「朝賢旣濟濟，野苗又芃芃。」帝曰：「君臣體魚水，書軌一華戎。」孝通曰：「微臣信慶渥，何以答華嵩？」于時，孝通內典機密，外參朝政，軍國動靜，預以謀謨。加以汲引人物，知名之士，多見推薦。

外兄裴伯茂性豪俊，多所輕忽，唯欽賞孝通，每有著述，共參同異。孝通以裴宏放過甚，每謂之曰：「兄以阮籍、嵇康何如管仲、樂毅？」蓋自許經綸，抑裴傲也。裴笑而不答，宏放自若。

屬齊神武起兵河朔，攻陷相州刺史劉誕。尒朱天光自關中討之。孝通以關中險固，秦、漢舊都，須預謀鎭遏，以爲後計。縱河北失利，猶足據之。節閔深以爲然，問誰可任者。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，又與周文帝有舊，二人並先在關右，因並推薦之。乃超授岳岐、華、秦、雍諸軍事，關西大行臺，雍州牧；周文帝爲左丞，孝通爲右丞。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，同鎭長安。岳深相器重，待以師友之禮。與周文帝結爲兄弟，情寄特隆。後天光敗於韓陵，節閔遂不得入關，爲齊神武幽廢。

孝武帝卽位後，神武方得志，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。岳懼，欲單馬入朝。孝通乃謂岳曰：「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，其鋒誠亦難敵。然公兩兄太師、領軍，宿在其上。侯深、樊子鵠、賈智、〔八〕斛斯椿、大野胡也杖、〔九〕吒呂延慶〔一〇〕之徒，於尒朱之世，皆其夷等。韓陵之役，此輩前後降附，皆由事勢危逼，非其本心。在於高王，曹操之孔融，馬懿之葛誕。今或在京師，或據州鎭，除之又失人望，留之腹心之疾。雖令孫騰在闕下，婁昭處鈞陳，必不能如建安之時，明矣。以今觀之，隙難未已。吐萬仁雖復退逸，猶在幷州，高王之計，先須平殄。今方綏撫羣雄，安置內外，何能去其巢穴，與公事關中地也？且六郡良家之子，三輔禮義之人，踰幽、幷之驍騎，勝汝、潁之奇士，皆係仰於公，效其智力。據華山以爲城雉，因黃河而爲池壍，退守不失封泥，進兵同於建水。乃欲束手受制於人，不亦鄙乎？」言未卒，岳執孝通手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乃遜辭爲啓，而不就徵。

太昌元年，孝通因使入朝，仍被留京師，重除中書侍郎。永熙三年三月，出爲常山太守，仍以經節閑任遇故也。及孝武西遷，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，及樹置賀拔岳鎭關中之計，遂見拘執，將赴晉陽。及引見，咸爲之憂。孝通神氣從容，辭理切正，齊神武更相欽歎，卽日原免。然猶致疑忌，不加位秩，但引爲坐客，時訪文典大事而已。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，猶使爲文。曾與諸人同詣晉祠，皆屈膝盡禮，孝通獨捧手不拜，顧而言曰：「此乃諸侯之國，

去吾何遠，恭而非禮，將爲神笑。」拜者慚焉。

興和二年，卒於鄴。魏前二年，周文帝追軫舊好，奏贈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齊武平初，又贈鄭州刺史。〔二〕文集八十卷，行於時。

子道衡，字玄卿。六歲而孤，專精好學。年十歲，講左傳，見子產相鄭之功，作國僑贊，頗有詞致，見者奇之。其後才名益著。齊司州牧、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。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，授奉朝請。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，歎曰：「鄭公業不亡矣！」河東裴讓目之曰：「鼎遷河朔，吾謂『關西孔子』，罕遇其人，今復遇薛君矣！」

武成卽位，兼散騎常侍，接對周、陳二使。武平初，詔與諸儒修定五禮，除尚書左外兵郎。陳使傅縡聘齊，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。縡贈詩五十韻，道衡和之，南北稱美。魏收曰：「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。」待詔文林館，與范陽盧思道、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。復以本官直中書省，尋拜中書侍郎，仍參太子侍讀。齊後主之世，漸見親用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。道衡具陳備周之策，孝卿不能用。

及齊亡，周武帝引爲御史二命士。後歸鄉里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。隋文作相，從元帥梁睿擊王謙，攝陵州刺史。大定中，授儀同，守邛州刺史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